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七十

宋 黃震 撰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本職事

由縣乞放寄收人狀

開慶元年己未十一月

今月十八日恭承府判東廳到司疎決本司即無關束  
見監名件具申府判使廳訖忽訪聞前官任內本縣曾  
將嚴七七浮留在弓手趙青家趙青見充本縣獄子寄

留人元準本縣稱於本司無預某謂趙青既是本司弓手弓手家留人豈得言本司無預遂即喚上嚴七七取問因依據稱住居九都有田七畝盡典在李奉使邊已據李奉使邊稱欠租將上項典業作賣契折還即無升合少欠可以監還止因莊幹趙杞欺詐不滿今年五月初七日追解在縣七月半間移寄尉司經今八箇月不見天元初同監三名內詹百三凌七五兩名皆已凍餓身死某驚惶哀痛因詢問本司老卒稱從來監租在

尉司者即無生還為之泣下蓋若監租合歸本保凡脫  
下尉司皆強幹以陰謀殺之耳是尉司乃鬼門關也清  
平世界臺府鼎立豈宜有此良可恠歎今嚴七七幸而  
遷延殘命得至今日合在踈決之數以元係本縣寄下  
前日門子人吏等不敢作本司監留人申聞踈決官未  
蒙決遣今謹將嚴七七一名回解本縣欲望台慈施照  
所申因依將嚴七七速賜區處踈放俾於兩人俱死之  
後獨得生還感戴使縣再生之恩無有窮已

申縣解回續收人狀

今月二十二日伏準帖命押下陸五二監還章運使宅  
私租照得前政陳迪功任內本縣曾差本司弓手沈信  
監留李奉使佃戶詹百二凌七五近皆相繼身死亦因  
監索人戶私租遂至瘦死二人性命本合將沈信解提  
刑使臺依條斷治正以事關縣道方從輕就本司將沈  
信斷罪勒逐訖今來陸五二事體正與前件事體一同  
本司於理索法無干預屬今隆冬上司見差官疎決於

法於理陸五二在本司皆不當祇領况兼引上本人見其尫羸凍餓行亦就死為幹者不卹為吏者不卹為官者宜敢不卹謹具狀將本人解回欲乞台慈施照所申將陸五二當廳引上相視矜察別作區處施行

申府乞免躬親擾民及理索狀

已未十二月  
洪發運任內

照對某不才試尉亦既踰月愧無毫末可益百姓而尉司循習舊弊反為第一非法害民之具為之毛髮洒析久念申明稍從更革而人微位下言之未必見從積久

弊深怨者必將四起以故趨趨囁嚅不敢輕發既而重  
念時事方艱朝廷妙東賢監司力行寬大以救根本某  
若隱情惜已終不以告不惟負大府是亦負國今何時  
也忍不一言而坐視流弊之毒民無已哉某聞尉取慰  
安之義職在除姦以安良民頃自承平日久姦豪玩法  
睚眦微隙必囑縣吏差縣尉捕所怨之家以快其私謂  
之躬親縣吏之利在尉躬親尉吏之利在尉躬親凡弓  
手人從之利無一不在尉躬親甚至為尉亦有自利躬

親耆獨耆保日以擾間間日以困國家元氣坐是日以  
耗利在彼則害在此竊嘗譬之姦民猾吏漁獵者也假  
尉為鷹犬網罟以魚兔其民而山澤焚竭矣可不惜哉  
法嚴弓手下鄉之禁慮其擾民也今縣催人戶私租率  
差弓手是反授之以下鄉擾民之柄人戶理索固官司  
所當與之主盟然非尉職也祖宗立法催官租止責耆  
保今以一人戶訴催私租反差巡尉倒置甚矣况如府  
第強幹刻覈已甚民怨入骨豈堪尉司更助紂為虐動



以捕賊者捕其民民亦如之何不胥而為賊獨不見德  
清縣頃歲降斗之事乎今非昔比尤當謹微又有一等  
不仁之幹復將已斷佃戶就監元捕尉司情願不取其  
餘租而囚之至死以懼來者不知愚民無知惟利目前  
官府刑人於市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安有陰謀  
瘦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肉未寒而簡者  
之項相望自昔至今不知其幾無一生還村民血屬類  
不忍其親之以尺檢惟有責狀一紙即付浮屠家茶毗

一聚煙而冤魂終萬古莫雪矣某到官旬餘即廉知其  
事始甚訝前此歷幾任官無一施援手者既而思良心  
易泯俗慮難除意者始見孰無惻隱之心未幾虞上司  
之督過咎死者之自取諉死坐之有定良心漸消俗慮  
為主久則熟視而不之卹矣此孟子見赤子匍匐入井  
之心有取於乍也某昨於乍見之頃即申明本縣未死  
者解回續至者不納已荷本縣一一領畧去訖推所自  
來亦皆弓手理索流弊遂至此極區區欲望台慈矜察

今後除尉司本職公事及上司差委外自餘縣尉不許躬親弓手不許下鄉官民戶催私租不許經由尉司遍牒所屬照會備榜本司遵守使尉司不為姦民猾吏日夜驅役以害百姓其於國家存卹畿甸根本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狀

庚申七月  
孫憲任內

照對本司職在巡警及催綱運於人戶理索法無相干某自到官承準諸司及州縣送下人戶理索私租帖牒日不下數四一帖牒動追數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自

二月入務及今六七月間理索帖牒送下不已某謂平  
心而論上戶既不可欠朝廷之官賦小民亦豈可欠上  
戶之私租頑賴成風固官司所當與之追理但理索自  
有司存若改之以屬尉司則過矣遂嘗條上十不可之  
說申明使司大畧謂祖宗立法催官租止責耆保今私  
租反差巡尉輕重倒置紊亂國法一也尉司所以捕盜  
租戶自係良民今動以捕盜者捕其民民亦如之何不  
胥而為盜幾微當謹二也府第莊幹多取贏餘上謾主

家下虐租戶刻覈太甚民怨入骨往往結集拒捕頃歲  
德清縣降斗之事嘗煩官兵今非昔比尤當預戒三也  
强者既已拒捕所捕不過至貧至弱之民強幹不予解  
縣常例錢陰囑弓手筒鎖其家非獄之獄冤苦無訴四  
也弓手不許下鄉朝省屢有指揮正慮其擾民爾今乃  
差催人戶私租是反借之以下鄉擾民之柄五也沿江  
制司新近行下抽回差出弓手盡行閱習為兵況可差  
令理索萬一覺察咎當誰執六也應人戶理索不直曰

欠租必曰占田或誣以搶截墓木買軍需布衲被奪與  
凡劫盜之類視官府所留意隨時影借為名脫送尉司  
給令追捕迨其入手方理欠租驚惶惑眾今何時也而  
可有此七也尉之為義本取慰安良民今反為強幹猾  
吏嗾使毒民之具使人髮立汗下八也朝廷屬時多事  
痛念畿甸前此被苛刻之苦妙東監司帥守力行寬大  
以救根本獨尉司理索一事遍擾鄉井紛然如昨使上  
之恩澤不下流小民怨嗟關係甚重九也尉司所防風

火不測今弓手四出盡為人役萬一有本職不測事尉  
衙徒立緩急誰仗十也以上十說皆係的切之害未蒙  
施行間續又親見一項閹繫民命重事今併由述以聞  
蓋有一等凶毒之幹復將已斷佃戶仍押下元捕尉司  
託名監租而情愿不取其餘租囚鎖至死借之立威以  
懼來者不知愚民短見惟計目前名藩大閫刑人於市  
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安有陰謀瘐死其人而人  
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肉未寒而笞者之類相望自昔

至今不知其幾無一生還村民血屬類不忍其骨肉之  
檢驗唯有責狀一紙即付浮屠家茶毗一聚煙而冤魂  
終萬古莫雪矣豈不哀哉此事若非拔本塞源將理索  
一事歸還司存使尉司不得毫髮干預則尉司之為強  
幹鷹犬為愚民陷穽地久天長冤痛何極區區欲望台  
慈矜察備給板榜下本司釘掛永不許干預理索以致  
囚死人命遍牒諸司及本府本縣照會或訪聞別處尉  
司亦有似此等久弊併乞一體施行



再申提刑司因理索囚死人命狀

壬戌六月  
余憲新到

照對某開慶元年十一月到任首因根究本司循習文  
弊受富室私囑擅自囚死人命事申明本縣隨時明白  
斷遣經今已兩年七箇月並無關留千百年坑陷人命  
之地幸而一旦夷塞近因某被差往江陰軍催和糴米  
六月十五日方回司忽聞有顧四十等八名係本縣吏  
人樂松沈世等因富室顧宅訴鄰近盜米干繫事乘間  
關在本司弓手家已過一月一一飢餓垂死遂行根問

只不曾經權尉取討交管又八名稱是一項盜米而前  
後兩狀姓名月日並不參對欲行喚上各人面問則病  
已狼狽不可攙扶入衙門矣某痛念人命至大即時急  
急雇船權行載去著家聽候併將關留弓手重決軍杖  
五十訖某竊照朝廷張官置吏正為百姓理斷曲直前  
項顧四十等既被訴到官即合根究情實或斷或鎖或  
無罪者疎放皆可也縣吏樂松乃私以八人性命囚之  
一月至於垂死是直以陰謀殺之耳聖朝欽恤清臺起

之小人略無忌憚一至於此又縣吏樂松繼將顧萬六  
押至本司拘管稱係以刃傷人斷杖六十若果以刃傷  
人罪何止杖六十若罪止杖六十何至再行拘管拘管  
者是又前日陰囚之故智也此項除已押回外所合備  
錄開慶元年到任初發覺從前囚死人命文狀併申使  
臺乞賜矜覽嚴行備榜永永禁戢其於宣布聖恩鋤剔  
吏姦救活人命實非小補

再申提刑司乞將理索歸本縣狀前

照對理索事屬縣道法也二月入務後不許理索法也尉司不預理索弓手不許下鄉亦法也惟此邦風俗則全然無法某始嘗申聞使臺所冀風俗稍革近因差出回司乃知流弊復甚今者幸遇攬轡自天澄清伊始所合繳錄元申使臺文狀再述因依以聞始某到官聞此境百姓所在持仗拒捕及入僉廳見所在申到殺傷公事多因拒捕甚切恠訝百姓之無知既而逐一詢究乃知激而成其拒捕者皆理索之強幹本非平江百姓之

得已也在法十月初一日已後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縣受理田主詞訴取索佃戶欠租之日近年縣道並不曾喚上兩詞對定監還却聽強幹脫差尉司用火例傍官行劫人名猊獨之船盛載軍器率五七十人為羣以追之每一戶被追則一保被劫生生之計悉為一空既捕到解縣則斷訖再押下尉司託名監租強幹遂陰囑承監弓手飢餓殺之以立威鄉落以故鄉落之被追者但見百人往不見一人還其所以羣起而拒捕者非拒

捕也為必死之性命爭也追愈急則拒愈甚拒愈甚則  
追愈暴不獨田主租戶交相敵讎而官司人戶亦交相  
敵讎善良怵而為姦邪田里化而為盜賊風俗大壞關  
繫非小惟有復還祖宗舊制使縣道依舊任責催理則  
百姓可以復生病根可以預絕柰何為人之幹者凶愚  
無知但欲多破主家費用方且越經上司張皇詞說大  
肆追擾以趣之此某所以日夕憂念為尉則力請上司  
以理索之職還縣道權華亭長洲等縣則自任理索一

一喚上人戶如期監還不敢諉其責於尉司而此境習俗既久終不快意情願有田而不取其租反又情願陪錢以賊害其人此殆未可以旦夕悟今某六月歸自江陰有幹人王份者理索舊租凡十數引差本司弓手遍擾鄉落此何時也尚有此事無法甚矣所合具申乞賜台慈行下本縣收回元牒自行依條區處不許再下尉司仍牒主管轉運司照應今後應有理索徑自行下所屬縣道不勝世道之幸

申轉運司乞免行酒庫受誣告害民狀

辛酉七月

照對尉之為義本取除姦以安民今之為尉反或滋姦  
以害民蓋其去民最近追逮必經其手而弓手百十輩  
又皆無賴小人非真能持弓挾矢防護境邑如朝廷始  
初置立之意不過紛紛烏合傍官生事以謀衣食故凡  
姦豪之欲快意於所怨者必借之以為毒如某於本司  
所見其最甚者有三其一曰強幹理索就監租戶於尉  
司而陰殺之以立威村落其二曰兩詞互訴必屬差尉



司躬親追捕以規破壞其家產其三曰閭里睚眦細故必誣告私沽買囑酒庫脫申上司牒尉司寄追以鑿空張大其事凡皆害民之甚者某到官驟見為之髮立汗下自念職在除姦反為姦豪嗾使毒民之具何以容身天地間於是首以理索利害申提刑司蒙遍行一路尉司不許理索復以躬親利害申本府又蒙矜察自此詞訟追呼不復差躬親獨酒庫寄追一事上闕轉運使臺官卑路遠至今未得以利害聞雖今福星照臨姦豪屏

息脫申之事比前頓少而病根未除朝夕在慮何幸明  
監司在上言之必荷除根敢因捧檄參臺之便百拜代  
一邑之民以告夫官各有司尉司有弓手所以戢盜賊  
酒庫有酒巡所以戢私沽兩不相及也果有私沽酒巡  
自足捕之私沽非強盜比正不待弓兵而後可捕也惟  
是吳門鄉落姦詐成風或富強吞併貧弱而不遂或破  
落欺詐善良而不從或甲家與乙家訟而借途假兵或  
東鄰與西鄰惡而設詞求釁去州縣既遠涉而證對又

難獨私沽事乃以官而治民酒坊官又比近而易達因而誣告習以為常上司但見其公申而不知其被誣主管司但知有奉行而不暇於辨問及計置曹案脫差尉司則巡船猊獨義槍森列洋洋然視為利源誰暇復為之聲寃也哀哉斯民何辜罹此今年二月內有橫金酒庫官馬提幹申馬千十一私沽行下本司追捕甚急及行追問所謂馬提幹即係土人馬千十二所追馬千十一即係馬千十二同祖親堂兄弟爭分見訟在縣故

妄申私沽借威上司以助閱牆由此觀之酒庫官尚身  
自誣人況脫訴於酒庫以誣人者可勝計哉兄弟間尚  
以私沽相誣況冤仇之誣告者又可勝計哉故凡實有  
私沽者皆酒巡自捕凡申上司差尉司捕者皆非私沽  
蕩閭閻之生聚壞鄉鄰之風俗戕國家之元氣弊莫此  
甚所宜痛革敢望台慈備榜本司併牒帖主管司酒庫  
官遵守使當此水災百姓不至重罹橫擾且絕久患永  
蘇民瘼國脉幸甚

獨此申魏  
克愚不行

申判府程丞相乞免再起化人亭狀

辛酉六月

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隅可一里本寺久為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網利邪說謬見久溺人心合城愚民悉為所誘親死肉未寒即舉而付之烈焰叔捧碎拆以燔以炙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耶某久切痛心每念革絕人微位下趨趨未發乃五月六日之夜風雷驟至獨盡撤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其挾勢罔俗自詭視

延聖壽之佛殿則固歸然無恙也意者此亭穢氣彰聞  
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為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  
乞為之備申大使府盖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  
受寺僧之囑欲為影傍抄注張本節節不住行下本司  
勒令監造急於星火某竊謂此亭為焚人之親設也人  
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敢以焚人  
不可之事百拜為大使府告某謹案古者小歛大歛以  
至殯葬皆擗踊謂遷其親之尸而慟之也況可得而火

之耶舉其尸而舁之火天下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作炮烙之刑皆戮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身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于上或者天實災之未可知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司馬子期欲焚廩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屍猶有所不忍也伍員以父之讎嘗掘荆王之墓而鞭其尸員之倒行逆施極矣然雖鞭之猶未至焚之也衛人掘褚師定子焚之平莊之上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恠事田單

守即墨之孤邑當燕將下齊七十城之後積五年思萬  
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之奮死則襲用其毒誤燕人掘  
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滅燕矣然則  
焚其人之尸為人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  
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人子以此奉其親何  
耶尉佗在漢聞漢掘燒其先人冢故叛陸賈明其不然  
乃服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  
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為之也酷吏尹齊為淮陽都尉所



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  
飛去夫欲燒其尸仇之極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  
靈猶知燒之可畏也廣川王劉去淫虐不天其姬昭信  
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  
平等乃掘出尸皆燒為灰無道之極去與昭信旋亦誅  
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焚陳良等莽亦旋誅滅董卓亂  
天下既誅燃其腹為炬不待盡燒人已醜之矣東海王  
越亂晉胡羯石勒剖越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

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夷狄之酷而忍為此也其餘誰忍為之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玄感反隋亦掘其父楊素冢而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為仁壽宮役夫死道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玄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既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

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  
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  
骨肉者復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劬逆  
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  
矣而或乃以焚人為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  
之焚者戒火耶烈焰以為火耶自焚耶子孫焚之耶佛  
者夷狄之法今吾所處中國耶夷狄耶滔滔流俗誰與  
易之有識者為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

網人之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鈞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辜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今後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存念死生轉移風俗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省免西尉狀

壬戌汪提  
刑任內

照對本縣部缺惟有一尉初無東西尉之分昨因本府無以應副江湖丐謁之士私立西尉稱呼使白帖憑空權攝白帖者又展轉張大其私白佔一兩間民屋私名

曰官衙結集十輩破落私名曰弓手擅開木朱記一顆  
日夜生事擾民私名曰文引去天咫尺有此恠事使本  
縣人戶一半不見天日哀哉何辜淳祐七年七月曾蒙  
本府禁絕且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又為丐謁者經營  
囑託踵襲舊弊擾民如前某去年十二月內遂申前任  
判府王尚書已蒙散遣其徒將本縣所管界分照部缺  
盡令某正官一員管幹訖今王尚書既已解任某亦替  
去有日紛紛江湖實繁有徒將來必又有持閭區稱西

尉以毒吾百姓者拔本塞源必得明監司申白公朝乞  
給省劄勒之堅珉庶州縣得以杜巧謁而百姓永永絕  
後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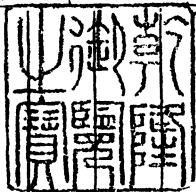
再申判府朱大參乞免再差權攝西尉狀壬戌

照對擾民之事莫大於白帖權攝權攝之弊莫甚於無  
缺劄員蓋無正缺而差權官則白帖奸人永同正任此  
其為患無有窮已況巡尉之職尤異他官事無小大必  
經其手若以無請受之假縣尉用無庸錢之假弓手相

與害民弊當何若本縣照部缺自國初至本朝有一尉  
二十年來本府無以應副江湖丐謁之徒私自剗名西  
尉憑空白差權攝公然與本司盡境並立使本縣管下  
百姓一半不見天日淳祐七年七月日蒙本府禁戢亦  
曾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踵舊弊以擾民者如昨知縣  
不敢言曰恐妨本府人情也本司不肯言曰幸其分盜  
賊不測干繫也身為親民之官緣情便私坐視百姓之  
荼毒不為一言是誠何心哉去冬當飢荒之極百姓被

擾尤為可念十二月十三日某遂申前政判府王尚書  
即蒙散遣其徒將本縣界分照部缺盡令本司正官管  
幹訖未幾王尚書解任某亦自念替去有日深慮將來  
又有以見缺為名脫漏書劄經營權攝者遂於今年三  
月內再行申明提刑司已蒙備申朝省訖今遇大參相  
公開藩之始除弊卹民罔不在初所合具申照會





黃氏日抄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

臣康綸鈞

侍讀

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

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

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七十一

宋 黃震 撰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事

權華亭縣申嘉興府辭修田塍狀

伏準使帖備準省劄指揮差官監修田岸仰見為民懇切纖悉預備之意某下邑小吏奉承唯謹何敢容喙然有鄙見若不申明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豈惟負使府是

亦負朝命竊見本縣管下園田盡在西鄉見今茫茫尚  
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係已事何待  
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不過於官河上經行一遭取  
鄉保責狀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緣遍及坐守監視恐  
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鄉幾園安得一一而監  
之古有田畯之官固可往來阡陌與民無間時異事殊  
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利之適以害之今歲荒歉被害最  
甚諸司重疊差官檢撈諸鄉勸分撞場旁午耆保以上

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為官者兩耳目尚檢柅不及或所  
差不得其人則其為擾朝廷又安得而知惟有省事即  
是便民除此以外更無他說況田岸之事小水利之事  
大田岸之事在民在民者在官不必慮水利之事在官  
在官者在民不得為必欲利民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  
水利之大者竊考本縣圖志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  
東以蒲匯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松江南至通波塘  
直至極北亦通吳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熟道自小人妄

獻利便將泄水之地塞為沙田朝廷不知一時聽信安邊所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被滄沒公私交病所失甚多今若準舊開浚則百姓自然利賴其為修田岸也大矣如蒙申請捨田岸之小而修水利之大不勝幸甚或朝論已定不可挽回則乞止照坐下指揮就本府自行差官在本縣不敢干預其說有六州縣皆守民社不敢違法遠出一也縣與郡官共事則得相容庇委涉妨嫌二也趙知縣恩出鄉勸分縣事盡廢無以供發本府

板帳苗米幾誤軍糧今不可再三也憲司差委專令勸分日夜趲趣尚未全備饑民嗷嗷滿市又日日親自煮粥以救之不可刻離四也得合虛帳欺罔朝廷某雖死不敢五也省劄止令各郡差官使判亦不曾差委本縣而吏文行移輒私添知縣躬親同往之語是不關朝廷不關使府而吏筆輒得以行其權為他日督責誅求張本吏奸不可縱六也如前之說則控申朝省別議施行為上如後之說則自行差官不涉縣道次之更有一說

雖平而實簡但鏤榜曉諭園田人戶趁今農隙作急發  
本修築水壞之岸以備將來差官點種則人戶自然盡  
力豈不簡而易行

權華亭縣申倉司乞米賑饑狀

照對本縣元行勸分止糶有錢糶米之家應水壞廬舍  
蕩析流離死亡相枕者全不曾念及某近準提刑司差  
來抹荒目擊餓莩滿途縣無粒米分文可以救之上戶  
因勸分之初減價太甚糶數且不肯認無緣可更創出



名色今其白出米斛賑救某一時作急盡出已俸倡率  
煮粥兼出下俚之計效尤浮屠家作疏頭緣化請學職  
以化士夫人家請寺僧以化街坊市戶且揭榜通衢救  
得一人是一人救得一日是一日不可過慮將來自壞  
善心以立視吾天民之死隨荷人心響應見已夾截空  
寺鋪蘆蓆稻草分男女堂止宿六七百人元初雖說救  
一日是一日若救不到頭其實何補就食漸衆來日方  
長凜然後憂叫地號天別無門路仰惟提舉判府國史

吏部視飢由已全活一路華亭鄉落貧民亦曾受惠賑米八千石獨此等流落餓夫不在本村未霑顆粒敢瀝危忱仰干大造乞賜那撥義倉米二百石分撥華亭興聖南禪兩寺粥局接續救活且使人心感動樂施者衆則繼自今凡活一命以上皆上臺之賜某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申平江府乞添放水傷狀

照對某恭準使命本為勸分既兼攝邑之名併負催科

之累一已之勞苦固非所憚百姓之疾苦何忍不言然此財計所關頗於大府有礙躊躇屢日冒昧一鳴惟仁慈痛察今歲本縣被水苗田先蒙朝廷全放計苗一萬二千七百餘石續準蠲放一分計苗一千二百七十餘石則是其間一萬一千餘石之米已放而復催人戶素恃朝廷仁厚不信有此前後抵牾之事見經轉運司以上官司處處陳乞以俟恩命之復還雖朝省指揮區處至再決無又改之理而人心癡望更不肯將顆粒就縣

道送納非不催逼惟有喧訴使縣道官吏更無顏以對  
無辭以答此事若以民情言之被水去處委多全沒某  
屢行河港實所親見無苗而使納苗不惟事理不順亦  
使何所從出况檢澇之官重疊旁午自秋入冬田里騷  
然亦庶幾澇傷上聞今日之擾我者他日必有以大濟  
我也今乃反使顆粒無收之地白輸價直陪費之苗前  
此檢放徒成虛擾揆之人情真有難強者若以官司事  
體言之則倉庫皆空用度方闊常年全收猶且支遣不

數今更放多則郡計豈不愈見狼狽兼之軍食民食兩  
事適併別無措置之方惟苗稅力出在衆勢亦只得且  
令人戶以荒熟處相補偃納且已有放未為不恤然而  
官司之苦人戶誰知人戶之苦官司當察使朝廷無續  
放一分之說則元放之數在州府安得不行況今浙右  
三郡之災猶幸平江為輕惟本縣渰沒處稍多向設不  
幸如安吉等郡管下全沒又將何所取苗今亦只得以  
民情郡計兩權其宜或於朝廷續放一分之外更與寬

之一分則民拜一分之賜自古恤災之政惟寬租減賦  
為先今雖適當郡計築底事動掣肘尚且幹無為有煮  
粥散米街市之民歡聲雷動況農民根本之事又豈可  
不量與斟酌若曰朝廷止放一分在州府不當擅自增  
放則朝廷元曾盡放擴廣上恩消弭民怨此正為君牧  
民之責非專擅也量減有恩人必速納其視今來強迫  
而未應正亦未為失利某人微位下不敢僭越盡言仰  
恃大府寬恤之仁親見人戶號訴之苦輒轉以上聞無

任俯伏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申修齋王尚書乞免再造帳冊

並辛酉

昨晚恭準使牒備奉省劄行下令本縣再分類造水傷帳冊某照得此項本縣近方造訖書寫裝背半月而後辦所費凡三千七百餘貫納冊之費不預焉公人無緣白陪此錢無非出於被水鄉民向也擾之彼猶望其放苗也今苗既不放官司復以此擾之可乎縱使今來開申細名即是向來混申細名既不要放苗米又不再散

賑濟不知關防州縣欺瞞何事而多事若此一言以蔽之不過上司公吏欲得納帳冊常例錢耳先生清直之名聞天下受知君相如此深厚欲望點對回申毋重為民困

入提刑司幙乞踈決

余鰲

誤蒙收錄莫知報稱惟有忠告或可少裨萬分自今隆冬在即囚繫者衆先生憂勞於其上而小民不及知小民怨謗於其下而先生不及聞為今之計其策有三其



一先將平江府在城四獄四廂及庫棚等處見收人有小節不圓及追證未備並與決遣其二監賊所欠不多及元監數少人並押發其三前政詞訴今任不曾再訴者並與刷類倚閣行此三者自然謗議立息師言允穆矣某僭越萬罪

總所差踏江北三沙園田回幕申提刑司狀

某近準總領所差踏常州江北三沙園田十月二十一日至魏村問統兵官趙喜龍借水哨馬舡渡江就訪軍

舡事體乃知本寨元管五百人見存止三百五十餘人  
元管大舡二隻艚舡七隻平江府續撥防江舡二十隻  
提刑司新撥水哨馬舡三十隻大小共五十九隻通大  
小每舡以二十人乘駕非千餘人不可今人數不及三  
分之一舡多軍少舡必乾閣損壞趙統領蓋甚以為憂  
及既渡江見淮民殘少動有骨肉不存之悲問之則自  
淳祐元年二年七年九年寶祐六年五遭兵亂官司又  
歲歲清野但遍令過江遷避而自調遣把隘以來民間

無舡止有官司渡舡兩隻淮民老小輜重自泰興縣界  
一帶擁來不可勝計兩舡搬載不及急則兩舡不復搬  
載每一沙嘴數百為群號哭水中不死於水則死於兵  
以致田野蕭然皆坐無舡之故某聞之惻然因而竊伏  
思念江南之兵方以多舡為慮江北之民乃以無舡為  
苦若以江南魏村寨輕小水哨馬舡五六隻便於載人  
而不可為商販他用者責付江北制領鄉官等人分管  
之使之皆受本寨節制遇急則以此舡搬載老小輜重

而南彼此軍民委為兩便但恐議者不親見彼處事情以為舡留北岸不無資寇之疑某請明其不然三沙北至淀水四百八十里南至魏村江面僅十八里每遇風塵之警淮東制司率於月十日前預行清野此時此舡即與淮民頃刻而南矣資寇之疑可保其萬萬無之利則有七淮民老小皆可生全一也牛馬衣糧不為盜資二也頭目人自濟鄉民不乘急邀索三也舡隻分管有人不至風日曬損四也江南軍寨兼管江北民兵氣勢

翁合五也就用淮民乘舡勸力防扼不增糧而坐增兵  
六也事定即載北歸無渡舡搬載牛馬輜重之費重為  
民困七也兼之三沙去揚州百八十里鞭長不及馬腹  
故其地雖在江北而實分屬常州與魏村等今以常州  
管下之軍舡付常州管下之制領救常州管下之民命  
以共守常州管下之江防人情事理亦無所不順區區  
欲望台慈劄下魏村忠節水軍將新近發下水哨馬舡  
三十隻內撥六隻差三沙統領范文巨印彬各管兩隻

鄉官唐文煒盧茂各管一隻雖撥六隻仍常以五隻留南岸止以一隻留北岸以解或者萬一資寇之疑脫遇清野即以此一舡併取南岸五舡早行搬載老小輜重歸南相與守江庶幾淮民均拜生全之造軍舡獲分管顧之憂其於江防亦非小補

提舉司差散本錢申乞省罷華亭分司狀

照對某近準使牒差往嘉興府管下散還亭戶益本錢凡天涯海角細民平昔含冤茹苦不見天日之地一一

親到因得訪問亭場如昨竈數無減而鹽課折陷其弊  
安在乃知皆自華亭分司苦楚椎剝致亭戶逃亡始夫  
分司幹官祖宗法所無有也頃歲自留守馬端明持庾  
節閔亭戶赴本司期限涉遠分遣幹官一員以便民日  
引月長姦民黥吏不得逞於縣道者翕然視為淵藪偏  
方下邑一介小官赫然振監司之體影附並緣實繁有  
徒民無所措手足而國課無與樂辦者矣請試以親所  
見聞之實言之亭戶本與官為市有買而後有納不待

明言雖三尺孺子知其決然不易者也自置分司亭戶一到請不需常例錢者窠局聞二十有二細民無一敢嚮惟上戶名統催者領之支應需索之餘所存無幾往往又以欠額抑令八十貫折納鹽一斛請錢亭戶往往徒手而歸不知本司嘗許其然否乎是買鹽不以本錢惟事抑納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上戶與下戶均為齊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竈耳官司以其事力可以濟乏材智可以服衆使之督辦謂之統催亦必



勸以恩禮然後徇以法制人情所在始有樂為之用者  
近者分司吏卒視為奇貨而漁獵之條累其妻妾破壞  
其家產甚至有訊腿荆五十而一荆取杖錢五貫者是  
一訊之頃為費已二百五十千他可類推矣某目見浦  
東場等處高堂峻宇毀拆垂盡問之所雇本地轎夫僉  
謂此皆舊日富家上戶苦於追補今雖麥粥亦多不給  
不知本司嘗苦之至此否乎是斲喪根本枝葉無所附  
麗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天下細民之苦

莫亭戶為劇豈止冬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而已  
哉夏日酷烈人所必避雖病夏畦者猶避以箬笠獨亭  
戶反就之以為涼蓋煎鹽竈舍火氣熾盛一出青天白  
日之下即清涼也冬寒雨雪官司優恤凡居里巷者皆  
散錢米獨亭戶反因之而重罪蓋煮海為鹽全藉晴日  
一至深冬沍寒之際必缺額也推此以往良苦可知原  
其得罪於官亦不過以利源之所自出猶象焚於牙耳  
是必優恤誘致俾其樂業乃可得鹽況如某所經歷下

砂青村袁部浦東等場三數百里無禾黍菜蔬井泉所  
食惟醃水煮麥不知人世生聚之樂其苦尤甚所宜痛  
恤分司廳已去之官斷杖乃日不下四百座半歲之間  
死於非命者七人不知本司嘗罪之至此否乎是待民  
不以人道惟事非法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  
也本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日一比較本司牌匣之費  
聞近百千分司牌匣之費過八百千五日一差獄子帶  
家人數輩取亭戶每場七八百千或至千貫循環不已

者比分司所施於華亭管下四場者如此本司無之也  
五日一差獄子自書數十引逼場官僉押追捕鎖縛亭  
戶家婦女取錢四十千則放押至廣陳鎮百二十千乃  
放更迭搔擾此分司所施於海鹽管下蘆漚一場者如  
此本司無之也曰補鹽歷五日一批七十千曰巡鹽歷  
亦五日一批七十千凡皆常程之費如此此外非法橫  
出加以罪名有費至萬貫者蓋無一不出於亭戶此其  
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為之亦既太甚矣况

復以亭戶之所已納分司反從而折陷之者其事有二  
又非本司之所及知也蓋分司即本司一幹官在外者  
耳而體貌幾與本司埒三司六局排軍授事無一不備  
茶酒至八人扇吏六十人又各有其徒名貼司者二十  
餘人獄子十餘人其徒號親人者一百五十餘人自司  
屬至輜散番通近而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支鹽官四  
廳在縣共十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十萬指衣食  
於亭戶故雖吏胥之文移日以繁卒徒之隳突日以頻

而所得猶不足以飽所欲遂於納鹽每斛一石五斗四升之外增鹽二枚買納官支鹽官及催吏又各處鹽臨詐言斛淺更互喝令罰枚枚率近一小斗此實亭戶之所已納而官反歸之於私多搭發鈔客白自折陷之一也每斛官給亭戶本錢價十五貫今亭戶無鹽折納八十貫亭戶既已絕少官司坐下最高年分數目額既未嘗不虧則亦未嘗不折納名曰抵當沒則官自買鹽夫鹽出於亭戶者也亭戶無鹽可納而納錢矣官司既

取錢於亭戶將買鹽於何人耶此不過以多量羨餘塘  
抵數目而錢入官吏之手使官不拘納此錢而上戶以  
此錢接濟下民亦何至無鹽此則亭戶之所已納而官  
自折陷之者二也增欵折納本皆屬支買場然不與分  
司廳通同則支買場不敢自為支買權輕人所易訴庇  
以分司則人之視分司即本司無敢輕出一語故曰亭  
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之為也某不佞竊謂必欲  
亭戶之逃亡者復業鹽課之折陷者復舊非省罷分司

廳不可夫分司之創直為利民也今反害民理宜省罷所不待言若曰無分司則追會遠某謂自華亭過長泖澱湖止一日水程非遠也免分司五日一追而就本司半月一較雖遠不易前日之近者乎若曰無分司則拘權難某謂諸場催到鹽皆場官催吏自為之分司無毫髮力也免分司苦害而專責合場官吏方將易催安見其難者乎往歲未創分司課額不妨登足自創分司二十年間課額反虧無益有損而不行省罷弊將安極乎



且華亭之以幹官分司猶鹽官之以知縣提督也知縣提督無補鹽事前淮東趙總領昨任本司提舉日已行省免官吏民戶無不稱快況分司之害如此而可不以趙提舉之省免提督者省之乎某屬邑小吏何敢僭越言本司重事幸今聖化更新軫念畿輔內地前此罹苛刻之苦妙東鹽司痛清宿弊以救根本而某乃首辱使令儻隱情惜已拘守文法不以利害之大者告豈惟負使令是亦負國用是不避斧鉞之誅纖悉以聞敢望台

慈特賜詳覽事若可行乞自使司敷奏朝廷將晚創華  
亭茶鹽分司徑行省罷併將買納場文武兩員省罷一  
員止存留一員許文武遍差仍自使司立定買納場吏  
卒人數給板榜文留去後不許私自增添本司常行覺  
察違將官吏重行區處豈惟國課之幸實國脉之幸某  
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權華亭鹽申乞散還貼袋鹽錢狀

庚申春孫  
提舉任

照得此項舊係本司增收客鈔每袋四貫貼買亭戶鹽

二十斤以潤鹽商官司既以見錢買鹽價直又與本錢無異亭戶誰敢不伏就買止緣事係晚創本司率待鹽到方以此錢令項分付網稍支還亭戶網稍以牛船盤費為說兜收入已不曾付還以致官司雖支見錢亭戶不免白納含冤欲訴想非一日今幸上司清明每事務加優卹亭戶得以吐氣遂行執說不肯付鹽事理曉然無可疑者所合具申使臺行下諸場照久例催發外今若將貼袋錢同元數鹽本錢併單攢算頓還亭戶庶使

網稍不得堯匿亭戶自然樂輸其餘鹽監併乞一體施行

申乞添人戶賣鹽袋蒲草價錢狀

昨準使牒催鹽未買蒲束拖照牒內開列寶祐四年五年六年欠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七斤去歲開慶元年欠三萬四千三百二十六斤今歲景定元年併續此本申數上欠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三斤舊欠反多今新欠入今歲未及兩月而蒲已垂足其事甚怪及行遂一訪問

乃知蒲東元係隔歲預買今歲之蒲買於去歲屢歲皆  
不足而今歲獨以足聞者去歲毛分司力也某因竊伏  
自念此事雖若可為今歲已買蒲東喜亦不能不預為  
來歲未買蒲東憂蓋毛分司見為酷刑數月之間死者  
七八人見於縣家之公牘而沁海之民至今怨入骨髓  
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其催足固宜天下忍人不多毛分  
司驟足於此時必將愈不足於他日而催數之所以常  
不足其情亦必當察者每鹽一袋用蓆三領每蓆一領

用蒲斤半每蒲一斤用買價錢七十五文舊會竊謂此  
往昔價也蒲無種賣者惟於海漲蕩地刈薪之人搜買  
每薪一擔可揀蒲二斤得之亦艱矣而斤價七十五文  
舊會展足錢今不過四文蒲固賤物一日之力可揀幾  
斤蒲而揀者可給食耶本司管下華亭倉織蓆於祇園  
局至其餘平江等倉織蓆於福山局歲各用蒲二十萬  
斤共四十萬斤例差近海金山戚滯杜浦三寨兵催買  
於牙人之手復差華亭兩尉司弓手以催督三寨之兵

催督煩苛人情畏避牙人舊三十家今次第逃亡是存者止四家曰夏百十曰孫百一曰陳亞七曰夏千四而已夫以斤數如此之多價買如此之少其出甚難其催甚煩而牙人又多逃亡當毛分司威猛竭澤之餘其事豈易繼耶竊謂天下事已極則當變通本司弊事已無一不極若亭民逃亡鹽課折陷弊亦極矣提舉左司一建臺之初凡民戶所欠官司之舊鹽盡皆蠲放凡官司所欠民戶之舊錢即與支還民多復業課亦旋登此近

事變通之明驗也買蒲雖若甚微而關係鹽事為最切其虧額雖不若鹽課之顯見而積欠官司價錢亦不少其牙人逃亡與人戶納數多而價錢少雖不若亭戶受弊者衆人所共知切計閭閻之疾苦亦未必不與亭戶等謂宜變而通之或將往歲積欠無斤兩納到數目而徒費帖匣催督者特賜蠲放或契勘一歲客人所入袋蓆窠名錢數與本司所給買蒲織蓆錢數有無可以增添買價及契勘先來立價七十五文一斤之時會價必



是七十七陌未曾減落會價既減之後曾與不曾令客人補添錢數如無補添亦合區處某聞官與民為市其弊多失於貪古人一夫不獲如已隱憂催蒲四十萬斤不獲者當不一夫而止況鈔客入錢買袋官司不過用吾之錢買之民豈可不持衡於上使之兩得其平等以政場之道論則予者乃所以為取往歲不知變泄出錢之數雖多而收蒲之數不足官司白析此錢不可復得其與增價於民何異官不明增民亦昏賴特不以為恩

而以為怨耳幸今上臺清明事事務從優卹人人欣若更生此事若知而不以告則為坐失良機後將誰問備述所得細大謹一一以聞取自裁擇買蒲又近或速得見之施行庶不誤將來官事

申乞散還鹽袋機戶錢訖再乞立定期限狀

照對祇園局機戶工錢舊欠既蒙支還今歲正月分錢又即蒙發下小民幸甚然尚有小節目合行申明機戶散居華亭嘉興海鹽管下每一引喚官司頗煩承喚之

人寧免需索今欲每月織到袋蓆必於次月初五日本  
監申總數到本司初十日本司發工錢下本監十五日  
機戶各自到監領錢本監隨將領錢帳申本司照會立  
為定例永遠遵守日下先次備榜三縣界首白牛鎮張  
掛使機戶通知仍帖本監遵照

申寬免網欠零細及孤霜貧乏戶外再申乞作  
區處狀

照應亭場發鹽多是增付稍工監中交鹽不過舊來之

斛以安所發參其所交本合有餘安得有欠今一户足也他户十至四五一户之內人數十常二三諸場買民鹽而輸之官稍工盜官鹽而賣之私將來比較格目只據監中收數則發鹽多而申數少是場官催吏受其弊將來支散本錢亦照監中收數則納鹽多而得錢少是亭場人户受其弊監中雖常勒令監納不過移新補舊前拖後壓愈積愈多蠹壞國課不可數計是朝廷之國用受其弊虧官害民莫此為甚此而不問他皆毫末然

前此官司亦何嘗置之不問哉分司之申解本司本司之寄配監贓罰不為輕弊方滋甚去歲毛分司收其大活此曹惟有自經溝瀆盜賣終亦不為哀止蓋聞分司廳每稍工十船到岸先納諸色局次錢共一百五十貫若不盜賣官鹽此錢將安從出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宜其救止之無日也今自提舉左司建臺以來住免分司盡絕蠹害其源既澄其流可清不於此時而謀救止更待何日但乘機會固不可不速而議更革尤不可不

審疾惡大甚則非中道非中道則不可久行以故自某  
承命到此暫行管幹此事未嘗一日不在心而猶未敢  
輕與嘗聞監中有人管押謂之押載亭戶輪人共押謂  
為軟預此皆前人置立以防稍工者而近多不用恐工  
舉行人意稍工既有贏餘亭戶亦可自載不欲自載或  
置循環厯批照兼將一百合足斗一隻用白荳較量監  
中見用官斛量一石三斗足百合併前件議事移文諸  
場令官吏民戶同共商確便與不便仍各以百合斗量

計亭上發鹽之斛所貯多少他有長策悉令見報續據各處報來並稱稍工無策關防亭戶無暇自載情願增加斛耗請從上司立定器斛發下各場交量仍付稍工包載謹將各場責到情願狀連粘繳申竊照前此官司不恤亭戶稍工得以肆害有量至加七八者近因亭戶見恤於上强者至以法言有不盡與稍工食利者或用桶或用斛或剖破舊斛而無可用或斛少竈多而不足於用小大無度增損惟意官置斛器無急於此立嘉量

以示民極此自昔有國有家者急先務以前民用爾況  
官與民為市官又往往不接之親見聽無賴稍工自行  
交取於草野間不立之準私取又將安極耶近者使臺  
榜示諸場許給官斛民歡如雷旋因權買納官王提屬  
以妨耗折回申斛不敢輕付民心殊覺失望而望之至  
今猶不已今既以監中與諸場參合又取會諸場公議  
合昨監斛每一小場給斛二隻謂如浦東管四子場合  
他隻疑化可類推貼鹽加耗既有責狀聽其自處早乞



製造發下此斛一定人戶既免多取稍工亦無推辭却  
議所以善處之策某連日在此詳觀默察深思熟計大  
抵稍工不畏斷罪而畏不得為稍工水絕利源官司之  
治稍工責其補還盜欠所得甚微不若旌別淑慝擇其  
欠甚者汰去之以絕無窮之蠹某既到此三數日之後  
刷類諸船全不欠所得甚微不若旌者有欠至多者有  
雖欠而隨補者有欠欠而不補者一一親行引問其所  
以欠之之由有稍工不親行而火下盜賣者有亭戶同

至或自載而稱同竈戶鹽未到有實跡者凡皆前此分司廳一切不問日受重斷杖血飛紅之人也某仰體上臺仁意惟有至誠告諭載鹽既無到岸之費監納又無杖錢之費輕重操縱又一皆輔以上臺威信而行之欠者多補亭戶則徑牒歸本場會問責補稍工之欠甚者牒各場差人獨押其船俟其補稍足擇最甚者合竟汰去不至已甚者欲牒諸場應有鹽先付不曾欠鹽之船無船可載然後付有欠之船彼以不得載為苦久當革

心久而不革者又從而汰之此某之區區鄙意如此如  
或可采乞機使臺刪擇徑淨見之施行若以作新之機  
使人受之易觀感激而不忍犯則竟自上臺將前任積  
欠見載鹽納者條畫蠲放一洗而新之此後有欠本監  
月申必行斷逐永不許充載鹽稍工則彼將感而復畏  
尤為上計或謂此錢果放則官司坐失此利某謂官司  
之利止在監中交到鹽數稍工之欠乃是監中未曾交  
到鹽數稍工得亭戶鹽不以到監官司元不曾支還本

錢官司元不支亭戶錢而稍工於住支之後續補則官得其利苟從而放之亦初不失利也況放已往之欠有限雖不放亦未易盡催收將來之利無窮既揀別則繼此可使無欠其視畧不區處泛行監納舊欠無納而新欠愈多者利害相形又何啻萬萬此外又有所謂貼袋鹽錢鈔客每袋出錢四貫貼買鹽二十斤照本錢價也鹽出亭戶而錢歸稍工向也稍工白取亭戶之鹽而近來亭戶或不肯予稍工以鹽今來審責諸場亭戶未嘗

得錢今後但欲得錢情願出鹽夫買甲之物而酬乙之價世無此理昨已申明未蒙施行恐疑貼袋不可與本錢為一今後但乞貼袋鹽取之亭戶貼袋錢亦歸之亭戶足矣或併單各項支散或不與本錢同散皆可也近王提屬以亭戶合得貼袋錢為舊係稍工所得曾將此錢發納而稍工監納錢一次某以方此申明欲歸之亭戶未準行下不敢遽然今若以前此貼袋錢作稍工納數而赦其餘以繼此貼袋錢還亭戶本價而定其令亦

無不可

申乞免監贓錢狀

昨準使牒催林松贓錢已納者申解未納者拘催及索到元案拖照逐一審問元行承吏乃知曲折甚多有不  
容不申明者去歲開慶改元之三月本司差專吏於正  
額之外令項買鹽謂之令鹽適不幸是歲春雨霪霖鹽  
課絕少且無正額安有令鹽偶一得之彼此爭奪監官  
既欲占為正額以充數催吏又欲分為令鹽以逃責催

吏則倚分司為重而監官則椽亭場為先一日有浦東  
管下楊葵等共發令鹽三斛監官趙催煎奪而印為正  
鹽偶毛分司到張涇堰散錢趙催煎出張涇堰迎接元  
印鹽專知林仁之子林松為廳子隨直本官分司廳遂  
以奪鹽事申報就擒之既而以正鹽令鹽均之歸官不  
足以深治之也此場有雙竈戶逃亡十七八課額最虧  
改以此事送華亭縣獄鞠之獄具則逃亡不繫其首尾  
又不足以罪之也遂喚工甫東亭戶問鹽場公使誅求

常例旋令入狀判送縣獄再鞠之計以一户曾得若干  
總四場合計若干一歲既計若干積四歲又計若干紉  
而為數者至五十萬貫皆是因其一端迤邐展計即無  
實贓本司亦疑其太甚也行下止拘納贓錢五萬貫事  
已恕矣而林松亦無可納有一體廳子戚文林僅冒呈  
同罪亦係監納之數戚文林嘗入贅本場衙前市戶胡千  
二之女既而仇讎之讎恨方新遂相與妄通此錢寄胡  
千二家胡千二不勝其冤也遍行搜訪此三吏親戚相



識稱自係元寄某人等家皆是得之傳聞初不知其實迹厄會參湊冤結牽聯凡平日初不識此三吏及元不曾面接胡千二者又從而過脚轉注半歲之間巡尉之追捕無虛日一境之內人戶之搔動無寧刻除鄰保官連外今照計以欠錢掛名案內者尚七十五家聞其方監納之日械繫滿庭鞭撻無算所催猶不及數而止蓋鹽場廳子些少食利隨得隨用以了口食安有積歲數萬在家之理亦安有田園細軟寄附在外之事今以一

事實伯之常例而推算至於數萬以一吏冤讎之妄通而枝蔓近於百家事皆鑿空勢已築底故雖以毛分司之威猛亦不能中止於此正猶先朝韓中丞詳定放欠謂待家業蕩盡方理欠數毛非住催無可催也今使臺布行新政並已放免虛攤而停住分司正欲掃除煩擾況此事名雖有欠實皆無辜元申之數雖存元監之人已放家之破者尚哭人之痛者未瘳其人豈可復追其錢豈可復得上司未知因依固宜再此行下某既以

考見終始豈容不據實申明所有毛分司元監到錢已  
於二月十一日就寄庫錢數內申解訖田三百二十四  
畝數內惟胥浦鄉六保奚四七兄弟所種二十七畝係  
林松田餘皆妄通並無着落其監到什物元係妄通本  
無其物被通人旋於市上收買舊弊姑以充數見係毛  
分司封留在庫合與不合申解或就此估賣其未監錢  
二萬六百餘貫元案雖是廳子林松一人而掛欠却是  
百姓七十五家不獨冤枉委無追理區區欲望台慈明

勝免監一方幸甚

申乞免追鈔客舊鈔狀

竊照天下官事成於以實相與壞於以虛相欺以實相與者官所以辦公以虛相欺者吏所以謀私也華亭鹽倉去歲並無顆粒存在但得施招新鈔以待新鹽不啻足矣他復何說此實也今案吏搜尋屢歲不足之鈔數節節不住行下必求客人招足如果欲招足屢歲未足之鈔必先追足屢歲不足之鹽今新鹽尚不足以應新

鈔欲將以何鹽與之而令補往歲之鈔耶此不過案吏  
觀望為此虛言無實故紙世界求計置耳今歲正月之  
鈔皆某二月內招到比舊歲已為增額二月十七日又  
帶補正月分一百七十五袋矣二月之鈔雖以最高租  
額四千袋分三限每限一千三百袋坐下若論去歲實  
數不過二千六百袋又係廣陳鈔項數本監無之某遂  
斟酌作每限一千袋包數招誘初十日頭限按期申發  
一千袋鈔數訖第二限係在二十日已預期於十六日

招到於十七日申發一千袋鈔號訖凡此無非以實管  
幹公事欲免虛文督促使客人樂而就招也奈何案使  
以不遂其私頭限申一千袋硬改五百袋作正月數以  
規新欠儘多為誅求張本第二限到二十日方當限過  
限方合檢舉行下今十七日預申之數方發當日午牌  
檢舉之匣已下至申酉間催鈔之專吏蕭大昌又接踵  
而至又以十七日到縣便令以十七日當限中以深文  
令其必受罰此非案吏觀望駕此虛文而何若以實論

則見今預招已申之鈔尚有一千五百餘袋無鹽可支  
追補已往皆是虛文專差吏人亦成何用況煎鹽者亭  
戶官司當優卹買鹽者鈔客官司亦當善誘吐納往復  
彼此不可胥廢皆官司利源之所從出也向來本係五  
千一大招鈔正因上司不體實情強抑虛數逃歸形勢  
之家官司雖一袋無與任責近方得邵衛太接續官司  
幸無闕事豈可遽忘前日之弊而不慮將來耶此來欲  
乞台慈詳察將去歲十二月以前應千積歲已無鹽貸

虛存補鈔之數盡行住催截自今歲正月以後將一歲合招鈔數勒令邵衛太作四限分搭包足每三月一次要見足數庶晴雨月分遞關內偶有最虧無偏受責

罰之日偶有最高無將來引例之患忠厚之至公私兩便其常常招誘使常有餘鈔以待支打則專委支買官或客人恃頑支買官無預招到數須從支買官申訖方就本司行下帖催捨此則非法行移一切並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體統亦順所有今來蕭大昌齎到催牒兩



紙未敢遵稟謹用繳納見到

再申乞免鈔客比較狀

伏準使牒責勒邵衛太招鈔自三月為始十日一申限  
兩月一比較竊謂此分兩事難並行矣十日一申限者  
舊來坐租額索高價陷令欠折求招鈔者計置之弊例  
也兩月一比較者改某申請三月一次為兩月改某三  
月一次見數為比較舊來所無今創出之說也向來十  
日一申之時不曾有兩月一比今就兩月一比之說不

應更有十日一申念某頃者僭越申請正以鈔法既通督責可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聽令支買場自行招誘使臺不過三兩月一見數而已已荷山判務從已蒙使牒照應詳酌近來三歲中平之數定為每歲六次申數之法今乃仍坐最高之額仍拘十日之限而又添令兩月為此是某區區之請不能為客人除弊反更為客人添弊日久弊深客人必有欲食某之肉者矣切向比較之說起於人多今獨一邵衛太招鈔耳誰與多寡而今

比較此又不合事情之說也某固不材然此事今實得之親見竊惟有鹽則有鈔本不待招租額縱不多有鹽則其數自不能不增無鹽則無鈔決不可徂租額須增多無鹽則其數自不容不減前此最高之額亦是偶逢旱歲鹽出數多自然而增何嘗元有此數勒其相就繼此雖有此額歲歲坐下何嘗一歲可以徂其相似亦文牒中空言耳招鈔之說却因往歲鈔法中弊鹽積不行故官司以招為急今幸鈔法流通但不擾之客自踵至

招之不善適以擾之擾之者拒之也非招也某嘗窮見  
始末本司管發催貨務元額歲八萬袋內華亭計四萬  
二千袋此每歲總額也去歲三月分到鈔三千六百七  
十九袋此本月近例也今蒙坐下四月分鈔數四千五  
百袋仍月分三限催申此固從來常行但近蒙使臺已  
曾從某申請今來所行與近準使牒不類兼添比較客  
情疑畏深念本司赴辦朝廷課額惟客販流通為第一  
事用敢不避斧誅存此申審欲乞台慈檢照元牒將三

歲鈔數參定責令支買官招誘旋招旋申兩月一見總數以防虧折所有本司月申省所竟將本監申到數逐月細申上下簡便國家幸甚

申起蓋監水步屋狀

關

後臨官河鑿渠一十五丈引官河水

關

關

之私而關以水門以便鹽船交卸內七丈八尺

關

關

晴雨關

卸鹽外七丈二尺猶在露天去處於修

教錢內造屋材一十間將以八月十二日立木分司毛

提幹謂日不利止之因循至今以修教錢申本司計帳  
無敢陳乞屋木見頓空教過梅月必爛今約計瓦稜板  
灰工食等費尚五千貫舊會欲乞台判於修教錢照撥  
付監以終前工使水門之內兩岸皆屋船鹽隨處交卸  
無致停積以妨招運公私便甚

申楊提舉新到任求利便狀

庚申夏楊  
提舉名頃

照對今月初五日申時伏覩書表司批報備奉台旨發  
回啓劄令別具本職合商確事件民間緊切利病并履

歷脚色一本繳申者右某領次拜手敬誦有以仰見先生畧去虛文謀求實政一意為民之盛心欣快不知舞手某若以本職言則尉者慰也義取除殘慰安良民今殘虐者反借以為毒民之具失職甚矣未暇言也姑以職之關於使臺者言之則巡捉私茶鹽礬是已茶礬皆非土產惟巡鹽為管內第一事然此事亦何忍易言哉某去歲初到官有弓手於鄉落捕下私鹽僅兩包飛申之狀甫投追解之帖踵至專人絡繹誅求百端解者被

留審對數日某始甚訝捕鹽乃其本職何反被擾至此  
既而詢之乃知巡鹽有厯旬一繳申掌案之吏視為利  
源無鹽而轉厯其費少有鹽而申解其費多其錢悉出  
隅保又因而勒令犯人虛攤轉注此事為鄉民之害久  
矣未幾前政提舉孫左司建臺某首以為告即荷除去  
鹽厯明給榜文捕者當廳申解訖事即致犯者隨時決  
遣盡絕通攤公私稱快如獲更生但榜內一項該說犯  
人船隻物件盡給捕人每捕鹽一斤給賞錢二百文賞



不為不重而巨販連艘終不可捕徒使步販貧民犯罪  
日積兼之捕到私鹽係朝廷令項發賣客人本錢截留  
權貨務不到本司前項賞錢無所從出使本司那移別  
錢白陪充賞後不可繼雖孫左司亦自悔之特以榜文  
既立信賞不可身自中變故遲留以待更新之政其謂  
巡尉司職在捕鹽前此及使以捕鹽被擾者固非矣捕  
鹽既其所職今復重賞以酬之亦幾於過恩矣船給捕  
人之說可以因而斤給二百之賞不可以不革也況亭

民良苦官價甚微納官定額之外私鬻所以償本其勢決所不免而私販之大者千百為羣出沒江湖必有盜賊之雄率未易獲私販之小者銖兩謀利苟免饑乏此皆貧困之極亦有可念東坡有言每斷犯鹽人未嘗不執筆流涕又言兩浙歲斷犯鹽者十七萬人終亦不為哀止大抵上專其利則下受其害勢有必至而利之所在害有不恤亦非勢之所能盡禁但非職於捕鹽者所當僭言耳某之僭言及此出位已甚而又有出位之甚

者欲嘿不忍願卒言之往歲鈔法不通金提舉例外創  
行幹運所在州縣鄉村遍行數賣袋鹽吏卒船稍遞遞  
偷減暨到里正之手比官司元給斤兩已折大半而都  
保不獨仍拘元價又復高價數抑鄉民縣吏不獨督促  
價錢又以糜費增數都保淹延歲月展轉誅求官司鹽  
袋發泄幾何閭閻被擾無一免者縱使鹽鈔壅積如前  
有如此弊猶當痛革矧自年來客商輻輳鈔常行有餘  
鹽常不足忍使鈔客淹滯無鹽支付反以袋鹽押賣鄉

落此何理哉此何理哉嘗聞胥吏鄙俚之言乃謂敷賣  
多得貫百之利不知因為朝廷巧斡貫百之利反為朝  
廷陰失畿甸內一道八郡百萬生靈之心孰得孰失孰  
利孰害耶鄉民之所最苦者役也役戶之所最利者義  
役也常平使者職在振舉扶持主張猶恐不至頃者柄  
國非人以利滅義視羨餘之多寡為官吏之才否時則  
以私昵之人辱庾臺之節舉管內義役米類以闕役而  
私自收米為名盡從而拘有之甚者破壞其家產獻羨

之數目雖藉是苟充而義役之規約悉緣是廢壞不惟鄉落之民愁嘆滿野與夫爭糾敗壞風俗而官司文移因無隅保無所責付亦煩擾甚矣夫義役民戶所自結非官司授田使之結也義役縱闕田猶民之田非官司所當奪而有之也且民戶雖田闕役而義役在今官司奪其役米而義役而堂堂官府民之父母縱不能救其義事之闕反利其闕而忍於絕亡之又果何以為心者耶凡此二者皆使臺重事非某之所宜言獨以今來指

揮令具及民間緊切利病某愚無知竊意民間利病關  
係使臺無緊切於此二者併敢冒昧以聞區區欲望台  
慈詳察或更別訪人言如某所陳非妄即賜明斷立見  
施行以一快百姓拭目維新之望公道幸甚

申陳提舉到任求利便劄狀

辛酉夏陳提  
舉名淳祖

某昨循舊比僭具啓劄迎候前茅恭準指揮却而不受  
止令親書利便劄子一封繳納出身脚色一本有以仰  
見畧虛務實爰詢民瘼之意為之喜極踴躍某竊謂今

世之所最病者虛文也啓劄何為卻之誠是小官之所最喜言於上位者利便也而利害常相倚伏今日害民之事多矣往往正自前日之言利便者始某尚敢復以利便言乎亦姑以害民之要者代之哀籲耳大抵官冗則吏多吏多則民困此事曉然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華亭上五場舊各置催煎官一員而共置一買納官於華亭以總出納之權他無泛員也其後為人擇官增買納官為二託名曰東西步今場監見存實有一鹽倉共一

水步而止何嘗有東西之分哉交鹽者買納官打袋者亦買納官今有支鹽見謂刺員別坐並壁名曰隔秤何嘗因買納官多打而隔秤者曾與減其斤兩哉兩買納一支鹽三衙鼎立吏卒動以百數亭戶已不勝蠶食之苦未幾復創分司一員合三衙為四而吏卒之數至於盈千以故亭民之富者貧貧者流民無所措手足而鹽課亦因以陷折某開慶元年冬被檄親行其地為之心酸淚隨即嘗不顧利害不恤仇怨具以其實申聞使臺



乞將分司廳省罷旋蒙前政倉使孫左司遍加審訪知  
某所陳非虛繼申朝省住免分司止留買納官一員而  
加以提督之名方提督辟官未到間又嘗差某權買納  
官兩月凡分司流弊之猶存者又一一考覈以聞悉蒙  
次第施行拔本塞源擾民之根一洗民始還業稍復其  
舊至今官吏人戶皆能言孫提舉革弊之恩可問而知  
某無一語妄也嗣聞孫倉使易節之餘提督官到任之  
久分司吏卒等又復夤緣而歸之分司之名雖除而分

司之弊漸作濱海之民已有盛額相告者前日侍坐於先生乃忽聞東西步合分買納任責之說先生豈以其步真有東西乎豈建臺方新未有以利病之詳上徹崇聽者乎一步而置兩官初無可分之地兩官而督五場徒開煩擾之端今日一提督已成前日一分司提督更分為二是分司不惟不省而反增之也縱今日選辟得人禁防有法不至害民他日繼之者先生能保之乎正恐日久弊深小民無所歸咎必曰增官擾民自某任提

舉始可不為先生惜哉此所謂舉害民之要者言之其  
他千條萬緒胥此焉出不足一一為先生道也夫監司  
新政方議便民而塵埃底僚輒進狂瞽亦幾於不識忌  
諱矣抑又有不識忌諱之甚者既蒙特達之知欲嘿不  
忍敢併言之蓋聞國家之利莫大於權鹽權鹽之法莫  
嚴於私禁此朝廷之所常申明士大夫之所常主張而  
揆之事實乃有不合者某生長海邦每見私鹽之禁嚴  
即官鹽之額虧私鹽之禁寬即官鹽之額增豈私販者

多反有益於公家哉宜損而反益此其事實必有當深  
察者官鹽買價每斤不過二百文舊會實則不過十一  
文見錢而客鈔之搭發有增諸色之取辦在鹽每二斤  
方納得一斤是每斤官價止得五文使錢錢果盡入亭  
戶之手僅足以了納官司糜費主張一非其人反陪錢  
納鹽矣方今薪米價湧工本費煩鹽何從生而可使白  
納及陪錢納哉亦曰倚贏餘之私賣以煎納官之正鹽  
耳故私禁稍寬則民有餘力以煎鹽私禁苟嚴則官鹽

無本可煎雖撻之至死而無益況納官既有定額煎出即分兩項曰某項幾石輸官以逃責者也某項幾斗私賣以充本者也然則豈因禁嚴而民不私賣哉官鹽賣之上江私鹽賣之本土未有生產鹽之地而食官鹽者也官鹽賣之城郭私鹽賣之山鄉未有山居而入城賣鹽者也然則禁之嚴何益而民亦何嘗不私販哉故禁鹽之法惟當外示大防而内存寬恕外示大防者國計所關也内存寬恕者事實所在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

斟酌其宜而善用之此士大夫愛護國家元氣之盛心而難與法吏言也亦所以培養利源之所出而非徒為下之人計也私禁當嚴萬口一辭而某獨以為當寬又身具巡鹽之銜而口陳寬禁之請律之以法罪當萬坐然某老矣一毫無求於世苟一日可有救民之便則一日必陳救民之言倘遇知己而不言某則有罪惟先生哀其狂愚而卒赦之不然雖斧鉞之誅不敢辭某昨在前政亦因垂訪曾條具事宜兩紙雖未必有切於今日

恐或可為考究始末之一助錄本併申

第二任浙西提舉司帳管

赴兩浙鹽事司稟議狀

癸亥二月  
運司季鏞

伏準使檄趣詣崇臺俾條具鹽事之目有三曰復祖額  
曰卹亭丁曰均支發蓋復祖額則可贍國用而恤亭丁  
均支發所以復祖額也方今聖朝之革弊一新崇臺之  
講究已熟某舊司存一底僚方乞隨司解任顧何足以  
裨末議若以實所見聞而言則於斯三者之中願以卹

亭丁為急而不必以復祖額為名夫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此古今決然不易之通理方乾淳時世無貪官  
鹽場官又皆小使臣為之畏法令甚於畏鬼神盡以本  
錢與民交易無一毫侵擾而本錢之會價方高鹽本如  
柴薪食用之類皆職農人一歲一收利亭民無一日不  
收利人情所在誰不樂為時則亭戶自謀衣食而鹽日  
多至今號祖額自嘉定後提舉官以出刺充苞苴場鹽  
官以勢要得辟闕次第椎剝時事亦變會價日減物價



日增人戶無所償本徒鞭撻以強其輸官遂羣起而喧  
訴時則亭民與官司爭衣食而祖額虧又其久也消弱  
不能復訴逃亡大半存者益苦而為官者不訊其顛末  
徒責以吏文凡官司所斷之罪名正窮民無告之苦事  
時則亭民前日所恃謀衣食者適為子孫禍而祖額二  
字遂為胥吏禍民之話柄今欲救之但當先卹根本豈  
可更責近效而首言復祖額哉嘗竊擬今日卹亭丁之  
策有六一曰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二曰除出剩之弊

以禁苛取三曰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四曰定散本之法以免減尅五曰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趲六曰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何謂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夫鹽司之所積無非鹽利之所餘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今若於所積錢內小撥數十萬緡除黃姚一場湍入大海收租買鹽無戶可招其餘場分專遣一官出榜堆錢招其復業使之葺廬舍具器用顧丁夫盡以予之分文不責其還則復業者衆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除出剝之弊以

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時價不過十一錢足  
又羅宛錢二麥錢二稅錢草蕩錢柴租錢逢千退一錢  
諸項並於數內尅退使錢盡入亭戶之手尚不足以  
了納鹽糜費主張一非其人亭戶反陪錢納鹽矣豈可  
更取贏餘今浙西亭戶盡住深僻蘆蕩沙地交鹽付稍  
工納鹽有稍耗鹽有涵折鹽有斛面鹽有罰枚鹽展轉  
虛耗二斤方了一斤納數其弊皆始於利出剝若不取  
出剝而一斤各得一斤錢則人必大悅祖額將不期而

自復何謂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夫官多則吏多吏多則民擾此事曉然有不待言而小官分鹽司之權其勢又不免引而高之吏卒之夤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催煎官一員縣市置買納官支鹽官各一員而提舉司總其權於上其後為人擇官添兩買納添分司廳方併省分司升買納為提督又分提督為兩檢察十羊九牧吏卒搔擾民不聊生今或提舉官仍舊或改創提領分司官欲許各場皆得專達而買納官仍止一員不許干預

催督如舊制則民免橫擾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定  
散本之法以免減尅舊來監官各自散錢久而侵漁入  
已遂從監司委官散錢又復添取常例當面點名照散  
轉背仍湊雜支間有豪民掩為已有今合選清強官借  
寺院夫單車到場次第轉送不帶本廳一吏一卒所委  
官既免吏卒常例場監官吏豪民等弊亦可搜訪革絕  
又須不待納鹽而後還錢預於三兩月前頓數借本實  
得錢若干方實納鹽若干後次散錢到場逐一體問明

白場鹽有所憚而不敢私尅則民得實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趲夫場官之所職者催煎也催之有理其出無窮其要在預給工本趲晴速催有雨輒止不加鞭撻奈何晴明此限陰雨亦此限施行全不中節展再適以肥吏況權攝類非真官俸請亦不時給其志何在而能為公今若選委廉能官員許以便宜從事切近講求隨宜興復本司厚加廩祿更牒各州按月支俸則場官得人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還

產業之舊以固常心在法亭戶產業不許典賣慮其無  
根着而輕轉徙也今不特上岸水田典賣無餘而草蕩  
麥地坐落停場者亦歸豪右間有上戶以佃紹為名初  
不煎鹽而止據其地今若出榜曉諭立限歸還各委場  
官任責有不伏者申上施行則民有常產祖額將不期  
而自復凡此皆非某書生臆度之空談也開慶己未冬  
蒙前政孫提舉檄往諸場問民疾苦次年春除去分司  
又檄權華亭買納嘗拔本塞源一去其害民之事凡官

司欠民戶錢盡還之凡民戶欠官司錢盡蠲之一時逃戶為之復業雖僅及半年孫提舉遽易憲節而是年鹽額亦為近十年之最祖額十二萬八千袋有奇常年皆及七萬獨是年八萬三千袋有奇若孫提舉終任或再任安知祖額之不漸復耶乾淳盛事縱未易言此實近事之明驗某所得之親見者故區區願以卹亭丁為急而未欲以復祖額為名復祖額之名一立必有趣辨於其下以愈耗根本者固不若專卹亭丁而使祖額之漸



自復也若均支發一項則非某所敢輕議浙鹽之比淮  
鹽恐多淺河狹港般剥之費博盡下情量賜斟酌使鈔  
法流通則公私幸甚若近年增拘浙西鈔戶袋戶無繇  
盡得徒費文移大抵鹽多則鈔多今鹽無停留而若拘  
鈔鈔戶若耗何以善後亭丁者鹽之所從出鈔戶者鹽  
之所從泄吐納往復皆利源所關則亦皆不可以不察  
某僭越盡言無任俯伏俟威命之至

繳還兩浙辟鹽事幹官省劄狀

伏準使命付下省劄辟差某充提領措置兩浙鹽事司  
幹辦公事者照得効功尺寸正儒生之本心得祿升斗  
亦人情之至願當司存更革百指窮途之日蒙甄陶造  
就一朝辟剡之榮可謂竒逢誰不樂就念某素羸多疾  
薄命易災久當憂瘁之餘忽有風邪之感水糝不入脉  
息將沉曾蒙差下良醫已是灼見真病既而衆疾又復  
交攻臟毒不發者屢年今幾直瀉脚氣嘗得於前歲此  
更作疼已知無望於生全豈堪復任於驅使欲望仁慈

之垂憫亟將威命以收回況斯東窠已有正員無煩冗  
食縱大幙府欲兼衆議別畀時髦所有省劄委是無緣  
祇受謹用繳申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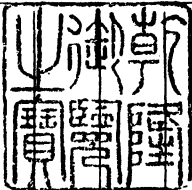
辭兩浙鹽事司李運使劄狀

仰侍賢明僭陳忠赤竊謂天下好事一入手便當勇為  
若遲疑苟且架漏歲月則世運事往身名俱辱負平生  
矣近者朝廷更革鹽事選擇而任先生此先生力行好  
事之一機也如除倉場出刺如還亭下宿逋如散鹽司

之積以招集流亡皆當力請於朝而行之請於朝而不  
行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今乃不然上不過奉行  
省所之吏牘下不過祖襲倉司之古本凡片言隻字皆  
窮民之所厭聞傍觀之所竊笑前日所以致鹽事之虧  
壞者也如是而求復祖額是却行而求前也將何以稱  
朝廷選任之意耶且所謂祖額者乾淳時鹽課也然必  
有乾淳之吏治而後有乾淳之鹽課先生自視今日所  
行與乾淳何若又試體問浙東西諸場之丁夫與乾淳

多寡又何若去歲陳提舉在浙西力任安吉州荒政去  
鹽場甚遠未嘗施以虐也而積弊督責到今已極有浦  
東場上戶姓朱姓蔣迫於期限自經溝瀆者尚二人其  
餘下戶鵲衣鵠形流離餓莩者滿東西浙皆是也亦嘗  
有以告先生者否乎顛末之不訊利害之不講事事不  
乾淳而獨求鹽事之乾淳司存一筆兩筆管下千棒萬  
棒地位迫隔於風雨哀號不接於耳目故雖以先生之  
仁賢亦安然行之而不暇問先生自作邑作郡以來至

今已積年賢譽幸而蒙朝廷選任又幸而得力行好事之機乃直苟且架漏如此此某所以私憂過計甚為先生痛惜冒昧一鳴而去惟先生察其愚忠而亟圖之



黃氏日抄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

臣康綸鈞

侍讀

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

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

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七十二

宋 黃震 撰

申明二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

上

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免江西米入倉

狀

癸亥五月孫  
提刑任內

照對某近者祇領職事即嘗申禁絕濕米等條畫然皆  
不過小節茲得本倉關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不早早



申明一曰倉教多壞網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良難隨時當有活法本倉初於淳熙增於開禧又增於嘉定以教眼計前後共七十有六今頽毀不存者十有四損而未修者三十有八見椿米二十教見空可備收米纔四教耳四教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見椿未滿之教約可共附五萬石有奇而總所鎮江取運江西米旋到旋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今本倉所收皆江西米也江西經四十餘處沙磧行

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達京口日久費重綱吏多雜  
濕惡則是交收為難淮鄉支米將官自來多凌轢本倉  
官吏今又間見米色或稍異向來浙米尤易於暄炒則  
是支發為難嘗考轉般倉之名本為闕津處停米易舟  
而設國朝以淮浙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  
南渡後以浙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般於京口朝省  
近因發運司與此倉子母相私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  
江西之綱革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脚今

既倉教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閒暇正欲廣積貯垂久遠孰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軍却乘此倉之餘閒選一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垂壞尚存之教以待今秋就交浙右官米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僭及然使倉壞而不申舉米到而無安頓果誰之責職守所在不敢不言事若可行乞賜備申朝省

申提刑司乞浚甘露港狀

照對國事以軍餉為急軍餉以漕運為急古人欲貫串河渠至有鑿平地三百餘里我藝祖最愛惜民力猶首置斗門於五大河良以大計所關雖勞費有不憚爾今京口轉般倉實依大江而立一水環其前後前引上河頭以南致浙右之米後出甘露港以北餽兩淮之軍通徹無礙措置曲盡養兵百萬不費一夫擔夯力也近年來甘露港日就乾涸一月間惟兩大汛潮僅及之舟楫不通糧運中痞問其弊源皆曰自往歲郡將拆去甘露

聞板始夫智者謀餉變陸為水今反堙之寸步千里何哉或者弗之思耶某嘗妄謂此港之不可不浚其事有十轉般倉今所交者自江西米每米一擔自港外步般至倉雇錢五百是一綱所費白增數千貫綱梢如之何不愈侵盜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一也無港泊舟往往退藏焦山之阿候潮旋艤艱難萬狀港若開通則舳舻相卸徑入城市其至如歸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二也候潮艤舟既待風色隔沙步卸能復幾何若徑近倉朝

交卸而夕絕矣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三也退泊不暨  
舟閣硬沙或近斗岸為風濤所撞若纜為他舟所絕往  
往損破失米皆由無所稍泊之故是此港之不可不浚  
者四也米舟急於稍泊每大迅輒數舟占港共作一堤  
截水旋雇小舟剝淺作堤之費三千貫剝淺之費不預  
焉舟之急欲得港若此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五也兩  
淮諸司支請軍食其步卸出江而去重費久淹與綱戶  
之來入倉者同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六也米舡近倉

檢柁亦易今在僻遠恣雜濕惡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  
七也南北之舟皆泊倉岸或遇對剝徑可就舟是此港  
之不可不浚者八也脫有緩急軍糧豈宜少滯國朝間  
暇此事正當講明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九也不獨轉  
般倉為然大軍北倉正與轉般倉夾河而立南倉亦由  
此河而北此河通則凡裝運皆便是此港之不可不浚  
者十也至若京口為淮浙之要衝舟楫苟便百貨可以  
駢集甘露實京口之主山港脈苟通臺郡皆有闢繫兼

此邦地仰易盈易涸苟有閘以時其啟閉農田之利益尤多此又軍餉外無窮之便也某人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越實以目擊本倉交卸支運兩極其難到任數日即親歷其地見大江之入京口者其道有四最西曰京口閘總領所見於此支運河流亦淺頗費搬夯其二曰海鮮河甚淺見係江西綱作埧截大迅潮以剝米其三曰鱸魚港尤淺亦江西綱乘大迅潮隱舟此地隔塘搬米以上詢之故老皆吳尚書任內所嘗開浚日久漸湮其



四則今來所指之甘露港實居四港之最東在北固山甘露寺下北固山純土如粉獨其北峭石壁立竒拔竦人蓋游觀者所不見豈北固之所以得名歟石之下為田田之外為港自利涉門外遶土城而西入倉約二里可容米舟二十萬石最外為舊石閘之基風濤所不及令居民橋其上稍深折而西為舊木閘之基今網戶乘大迅用椿蘆截水其地又漸入則港漸狹蓋若民時采其傍然古岸尤存甚濶也自嘉定間史待制名彌堅嘗

浚治今五十年初本不至堙塞自廢閘十年渾水漸入  
舟始澁而不通某竊意他港必未暇浚莫若先浚甘露  
港石閘亦未易復莫若且改置外閘為木閘如此則易  
害為利當盡如前項所陳不然堙且日甚害亦不止如  
目前所見而已也區區欲望台慈詳酌其可特賜申明  
朝省乞從行下所屬作急開浚修復國事幸甚

再申提刑司乞移還甘露閘狀

照對京口居淮浙之衝故轉般倉非京口不可立甘露

港又居京口貫通淮浙之衝故轉般軍糧非甘露港不能快而此港淺澁不通止因廢閘近已親行相視條具事宜乞申明行下浚港復閘外今再尋訪到舊閘石村係發運司昨因此閘之廢移置栲栳上閘見存此可謂廢有益事無益矣今謹詳具兩閘廢置緩急對列下項一此閘石村舊為甘露港外閘甘露港者甘露寺下引注大江貫注鎮江府城中直達上河南至今行在所者也江水長潮袞動渾濁退則靜緩澄而成淤

每一潮入上河積淤率一葉之厚不數年河湮矣  
故須外閘閉住不容長潮之入必上河旱涸不得  
已方開板入之江皆淡水儘可溉田若網運出入  
則隨開隨閉曾不移刻由此而論甘露港口不可  
無閘閘不可不用石使之堅壯可以捍潮昭然甚

明

一此閘石邨近歲移作拷撈上閘拷撈云者義取灣曲  
耳於水利軍餉兩皆無闕蓋鎮江城外可五六里

有閘名京口閘鎮江城內轉般倉東北隅又有閘  
為則水閘京口閘在外以限江水之入則水閘在  
內以制河水之出彼此相胥二閘已備前人之措  
置密矣今發運司又於元置則水閘之東稍折而  
南約百步外作閘名栲栳上閘此既不預州縣水  
利事及訪問無端添閘之因則發運司每發米到  
倉恐其出卸不盡到即關置上閘之內候差人檢  
空方開閘放行若意果出此不幾甚愚而多事也

哉網梢若欲偷米當在中塗米既到倉交量豈復  
載去必欲檢空誰敢先走縱防其走置柵已足漢  
人橫木渡水曰權至今場務纂節無不用之革亭  
大邑四絕水中惟恃八柵作水上城郭盜賊之強  
梁商販之狡黠未聞有不待啟鑰而越禁者折柳  
樊圃狂夫瞿瞿豈官船載官米而獨須石閘以防  
之乎數天之下自古及今聞置閘以防水矣未聞  
置閘以防人也由此而論則此閘之不必置雖置

閘不必石亦昭然甚明

右某元申未見甘露港廢閘石村去著乞且權置木閘  
蓋慮石閘費大難猝成也今既考見有用之閘見移置  
無用之地乞賜更加裁酌或與併申朝省行下所屬除  
開浚外仍速移甘露閘舊石復還甘露港舊閘其於軍  
餉大事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免專人并豁耗狀

照對本倉今非昔比本司既準朝旨提領必興其利而

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興利之事二如修教如開港昨已申明除害之事今再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肉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齧爪剛者決兩強徒自戛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和糴人戶米一萬石子母一家利源滾滾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朝省革弊改屬本司提領所收乃江西綱運欠折之



米今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制司淮東總領使所  
兩大司存差向上官下視倉場如臨部曲況網戶  
自行盪槩東量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將官反又  
自齎大斛脅欲多取官司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  
以故倉場日壞吏卒日少氣象蕭索窮促萬狀而  
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  
牌匣差人齎抱費從何來某竊嘗譬之少壯時有  
飲食嗜欲之過而無病病反作於晚歲衰淡之日

祖父時有富貴驕奢之失而無禍禍反作於子孫  
困苦之世發運司提領本倉有市利食利而無督  
責督責反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乘除自然之理  
本無足怪然渾揚濁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  
罔覺或前日所得之錢已盡而今正貧窮或前日  
得錢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不能自言而識  
者何忍彼雖不足多恤而司存奈何某到任來於  
本倉即無一毫干預併已準使牒從申於本倉收

文亦無干預訖天日在上實非黨私但念轉般倉亦朝廷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壞而避嫌不為一言於心何安區區欲望台慈自建臺更新應干文移無輕遣專人齎匣庶使倉場不至重困為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忠厚之至

一倉米豁耗自有成法聞本倉近來獨不舉行竊嘗思之必謂轉般倉朝交而夕支非積貯者有經久盪折之比意果出此未為不當但兩載以來所收江

西米多是經梅過夏或因教少米多宿米之支未  
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遞遞積蠶經及三歲者有之  
此等耗折若不早與申明使得依條理豁一旦清  
徹見底誰與陪補所謂專攢不過破皂衫窮漢所  
謂糾級不過青布衫小民彼亦烏能自言萬一禍  
責及身惟有自經溝瀆官物之追理無地而本司  
之應酬方多欲望台慈早賜詳酌申明施行

申提刑司乞造循環匣狀

癸亥冬權憲  
趙菊坡任內

照對本倉乃軍餉緊要之司期限既不可稽違本司非  
刑獄追會之事箇匣又不可輕遣某檢照近準使臺發  
下文字動踰旬日方到緣是散遞鋪兵類聚方傳以致  
停滯今欲權造循環匣兩隻責令遞兵專一傳報轉般  
倉分司常行文字庶可報應及時未敢擅事若可行乞  
賜台判送案刊造遞發施行

申提刑司辨總所欲追治本倉狀

伏準使牒備準省劄備據淮東總領所申稱本所先曾

取運江西米到轉般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為濕以淨為雜百端捐勒及倉官不肯任責監欠今來取運公田米許從本所覺察追人根究等因依某照得倉斗綱梢皆非善良禁戢倉斗本司之事禁戢綱梢總所之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相與體國之心合考其次第而通言之大率米出民戶無不乾淨米經綱梢無不濕雜此三尺孺子所知者今欲運米果無濕雜請先自取運官司始萬一闕防不周濕雜難免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

濕雜尚敢指勒則罪在倉斗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  
梢恃總所之申而愈增濕雜倉斗乘總所之申而私受  
濕雜綱梢有減射盜糶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  
米一經水盦爛成塵軍餉獨受莫大之害矣若夫監欠  
末節自有成例所不待言所合具申乞賜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辨總所再欲追人狀

準使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施行淮東總領所再申朝廷  
乞明賜劄下鎮江轉般倉如遇本所取運公田租米到

來即仰從公速與交量仍從般戶自行斛槩併照京倉  
交受運司公田米例每綱定要三日交收斗級或有欠  
折即從本倉徑行拘收押綱船梢任責隨即監納了足  
毋致牴牾如或本倉官吏專斗生事即照已準指揮追  
人究實具申朝廷施行都省照得省倉下界交納兩郡  
公田米每日不下一萬餘石兼有出剩米反責還綱吏  
轉般倉當體此奉行合議行下除已劄付鎮江府轉般  
倉遵照今來劄下事理施行或稍有阻滯乞覓等事斷



是追究外劄本司密切關防具申今承本司牒其嚴切  
關防如運到租米即令本倉從公速與交量某竊詳交  
量之遲速全係米色之好惡米若乾淨隨到隨收日交  
萬石儘可遵守萬一關防不周綱梢作弊米一有濕則  
決不容不曬米一有雜則決不容不篩自然擔閣工夫  
豈可槩言指勒今來總所申明固是仰體朝廷之意期  
於速辦公米但恐綱吏船戶不能仰體總所之意反借  
此脅持倉官兼官司各有部屬轉般倉自係提刑司提

領今詳牒內備坐總所申請稱如或本倉官吏生事即  
照已準指揮追人則是取運官司徑可追治交量官吏  
米有濕惡誰復敢爭況轉般倉係朝廷之倉本司不過  
同提領同之一字言尊無二上權在朝廷也故本司自  
提領以來非準省劄米嘗自有施行今若他司徑追本  
倉官吏則於事理亦恐更合斟酌未委此項指揮元係  
如何行下所合具申使臺乞賜詳酌或與申審的實以  
憑遵守

回申提刑司備總所委監倉衆事例錢狀

伏準使牒委令總使綱吏周嵩等供攤轉般倉衆取受  
交米事例錢一十萬六千餘貫十七界官會事某拖照  
此事係屬前政不知首尾遂牒本倉及據回申認數不  
對深疑倉衆猶有隱情繼即喚上元覲綱過付人劉七  
胡七楊六徐百一等與倉衆對證據供除綱吏自雇市  
戶般擔入倉雜費外於元攤十萬六千餘貫之數諸項  
實付節次共計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貫一照得此錢

若一旦驟總成數槩舉本倉而言之止如所供數已非  
少若以人情之實事勢之漸而言之則經三年之久踰  
一二百家之衆小人隨得隨用當時不過以了口食今  
去之年歲乃欲追理還官恐非簡徑易行之事縱使一  
一可追亦何能少裨綱吏元欠之多豈綱吏姑借此以  
少延監督耶若謂今來所認未必盡實則供攤詞主本  
司見準朝廷追呼候其出官併就使臺取問未晚

回申再據總所欲監錢狀

準本司牒備準省劄施行總所申備各綱船戶通攤轉  
般倉專斗等取受錢事牒某速與區處某照得近準使  
牒令契勘總所綱梢通攤倉衆取受市例錢已即契勘  
回申訖今準使牒備省劄坐總所元申行下與先來已  
契勘事理一同再奉台判令某區處速申區處二字在  
某何敢僭越使某謂此錢不當監理歟則幾於効凡護  
局行道之人亦知鄙笑某方念本司提領以來失於立  
定程式以致今日船梢倉斗相與紛紛已連具申明及

嚴行禁戢期絕方來之弊豈敢今日反先自取縱容之  
嫌使某謂此錢可以監理歟則倉衆皆是百姓執役正  
圖口食掇斛者得掇斛之錢用杓者得用杓之錢數籌  
抄轉者得數籌抄轉之錢情願交加事固雇募若以為  
賊則犇牛呂城脚船脚夫平生靠運米以謀食者比屋  
可誅矣況數踰百家事經年歲當時未必能了口食今  
日豈復可以追理若以抵欠是徒誤官某切詳此事三  
歎聖朝立法忠厚纖悉備具在士大夫奉行如何爾綱

稍將運米先支水脚綱梢已運米又與豁耗米設不幸風水損壞船隻亦與從公理豁當此朝廷清明從公行此三者綱欠之事思過半矣今來運米者總所之吏欠米者總所之吏利害怵惕莫知措手徒幸官員之更易匿其首尾而不言不陳理豁之事反為攤賴之詞徒冀遷延少寬追逮此亦何足與區區者區區之見如此所合回申取自使臺裁酌施行

回申提刑司備省劄令為總所監錢狀

甲子春  
李提刑

準使牒備準省劄行下據總領所申乞監轉般倉衆納  
還元受過綱梢交米錢事某屬在使令所合遵稟惟謹  
但官司監錢須得詞主出官指定過付人與受財人三  
面對定責伏方可監理今攤錢之人見係本司準朝省  
追解想已到司乞賜就問的實却與從公區處在某無  
緣可以憑空監錢須至供申者

申乞給散倉衆事例錢狀

照會某近準使牒契勘總所綱吏攤賴倉衆受過交米



事例錢某因念今後總所取到公田米在本司有當預  
為區處者蓋倉衆無非百姓執役正圖口食必有以裕  
其贍養之方然後可以絕其乞取之弊近聞倉官已曾  
申明未準行下所合申審取自指揮施行

再申事例錢狀

照對轉般倉莫善於本司之提領亦莫難於本司之提  
領此倉元屬總所然總所支米者也久而不能無移允  
之弊繼屬發運司然發運司糴米者也久而不能無通

融之弊本司所持者三尺法米之收不自我米之支亦不自我一以至公檢柅弊倖提領轉般倉誠莫善於本司矣然弊倖豈易檢柅者哉運米者船梢交米者倉斗皆游手謀食世所指為無賴之人有以贍養之尚不能防其私自乞取無厭之弊況贍養之未必能給者乎倉之屬總領所其事已久不可復知契勘發運司提領之時每日運米一綱計一萬石每綱給錢七百五十貫船梢又以水脚錢雇其般量亦同官錢之數兩項共計一

千五百貫以俵倉衆交量掃掇抄轉數籌者凡數百人  
自屬本司此錢無所從來本司祇領之初又失於講求  
子細倉衆無以贍養遂沿前日發運司之例私自受錢  
於江西吏之手未幾總領所鎮江節制司各取運江西  
米倉衆又仰給於兩司押綱綱頭之手衣食消於當年  
禍患發於今日總所吏人恐欠折之及身則責舡戶攤  
賴之詞致申朝省以擬綱欠鎮江節制司止督綱戶納  
欠則前日以錢交米者間有兇暴計出無聊私自取償

甚至攔截倉斗行兇搶取家計食鑊紛紛若此提領謂何豈非甚難之事哉往事姑未暇言新米若何處分今省劄催督已經三月總所取運須有到倉將使倉衆家食而官幹不受分文雇倩歟不獨世無此理彼皆嗷嗷待哺之窮民何辭以禁之將使船戶出錢以交米歟不獨彼無此錢是又開其計囑容私之門何策以防之拖照本倉所準行下明該每石帶米二升五合為運米到倉折費朝省洞燭幽隱瞻養倉衆必於此在條具纖悉

區處明白使下之人有所遵守實受委官司之事舡梢之水脚若干各量地里倉衆之分俵若干各隨局分不獨小人各得其養實仁人之用心而程式既定弊倖可革以善軍餉以省刑罰亦智者之事也不然則運米將到明文未下倉衆或仍前接雇倩事例而綱梢指為乞取以論訴或綱梢白令交量倉衆無以贍養各自逃散致擔閤官米皆不免為本司之累所合乘其米之未至速賜區處施行

申乞支舊米見底并巡倉

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大畧謂轉般倉新修公田租米新創以新倉收新米凡倉之事並合一新乞賜備申朝省施行聞至今未蒙從申今幸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項

一修倉必須先定其教去年元申時尚有二十一教宿米自後節次支撥督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十四教有米椿積未可修動乞速賜盡數科撥令教眼

空淨一體及時修整

一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準省劄同提領此倉元登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八抄四撮自當時本司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終節次共收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糴鎮江府諸項舊米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斗一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九百一十三石四

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內除淮東總所認椿  
米四千五百八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  
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四十九石九斗六合三勺竊  
照在法倉米椿積經月以上每石許豁耗米三釐  
但倉場積弊利於糊塗不曾逐教支絕隨時申數  
其在發運司提領之日既以手糴手運子母一家  
間有耗折不及三釐者例欲援豁以為贏餘不與  
討見分曉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



尾鞭長不及馬腹不過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計見分曉今幸修倉之便舊米一顆一粒須用支絕合與逐教討見耗折實數隨多逐少依實理豁其勢度不至耗及三釐自此一番清徹之後公田米入倉重新起頭候逐教支絕即時申有無耗折多少實數永免倉場前後袞雜之弊

一本倉天地字兩廩見有地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教無不以板鋪地今亦間有閣櫺地板之木及零碎

爛版在地者照得倉教若有地板既可免地氣蒸  
壞米粒又可免逐時收買觀碑此事於倉教最為  
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折船板出賣若就買  
鋪碑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此項不入料賬  
元科之錢恐買辦不敷乞速申明此係元申如此  
近又收拾得本倉拆下舊教木植雖已不可為柱  
若棄短取長解開為板亦足添用併乞申明行下  
元委官鎮江府斟酌措置施行

一本倉正坐鎮江府西北隅瀕於大江人煙絕少去夏曾有盜入倉幸而警覺免致疎虞訪問老吏舊來亦屢曾被盜除本倉人衆守宿外元蒙朝省劄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名防護巡綽以壯聲勢近年以來因循不差乞申朝廷仍舊劄下差撥而本司乃止牒鎮江府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牒又未嘗據鎮江府承準竟成具文擔閣數月今年三月初七夜又

有盜跨牆而入是守宿斗級等警覺發喊趕去夫  
官倉而有竊盜數數窺之此豈細事今來欲望速  
申乞從久例仍劄都統司差撥巡警庶絕後慮

一倉後三面皆甘露港繞之舊來糧運自浙達淮通徹  
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閘板潮水積淤遂成膠舟  
官司不知復還閘板反併去其閘移置上河內閘  
裏無用之地名曰拷桡閘自此甘露港愈塞制司  
運米盡須步擔出數里外久淹重費又舡隻無所

梢泊屢為風濤損壞某去夏到官首陳十說曾蒙  
本司申省劄下所屬開浚而本府舊官拖擦不行  
某又陳兩閘利害緩急對列申明而前政提刑去  
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曾壞江陰軍公田米三  
船此皆無港泊船之故兼盜賊跨越窺覷亦正因  
港塞無水合不檢照某前此兩申併為申明施行  
兩里之港工費不多朝廷為軍餉大事必不較此  
小費若許科撥則所屬官司決無不銳於任責之

理併乞詳酌施行

申乞支米須給省劄狀

照對本倉久例必有省劄方可支米近來間有只據總所轉劄雖是所付本倉省劄偶然未到但恐因循不到將來本倉無憑出豁或倉官未見省劄不敢擅支有妨軍餉或總所他時急欲得米因而遂作轉劄名色倉官不敢申索真本三者皆屬利害乞賜申明應干科撥應副制總兩司等處糧米並將本倉照劄與科劄同時發

下或總所轉筭徑可理為執照亦須明降指揮以憑遵  
守

黃氏日抄卷七十二